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宋時蜀中一舉子獻詩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閣。
成都別是一乾坤。守械其人奏之仁宗曰。此
乃老秀才急於仕宦而爲之。不足治也。可授
以司戶叅軍。其人到任。不一年慙恚而死。

李昭德婁師德同行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
不卽至。怒曰。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

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桓溫大陳兵衛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
一 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沾衣安神姿舉動
二 不異於常舉目遍歷左右謂溫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矜莊之心頓盡命
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楊翥德冠一時鄰家構舍其甬溜墜其庭公不

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又侵其址。公有晉天之下。皆王土。再過此。見也不妨之句。

謝太傅在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閒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

鎮安朝野。

鄭太穆爲州牧。致書於司空于頔。傲睨無郡使。禮書曰。閣下爲南溟大鵬。作中天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鏡也。小郡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訝。謂使曰。鄭公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

際不全副其所望也。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之曰。國主可歸宮。厚收裝蓄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死。豈復忍耻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

晉有韋虛者。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

食牛方食。奈何。聖之。父母愈怒。曰。卽如此。何。用理亂者爲。虛曰。此稻。又欲得生。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館。趙重厚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以文章近臣。不可輕。讎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賈耽爲山南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
在澤。旣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
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
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
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爲節度使
矣。卽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張齊賢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齊賢自簾
下熟視。不問。後齊賢爲相。門下皆得班行。而

此奴竟不沾祿。因乘間泣請曰。某事相公竅久。乃獨相遺何也。齊賢憫然曰。爾憶盜吾銀器時乎。我懷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爲相。宜激濁揚清。敢以盜薦。念事吾久。與錢三百千。汝去。別擇所安。蓋旣發。汝平日。汝宜自愧。而不可留也。奴震駭。拜泣而去。

韓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

一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
任大事者若此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牆全體面六
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牆不言腹
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輔公祐據江東反命河間王孝恭擊之孝恭自
荊州趣九江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
爲血在座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盃中之血。乃公祐授首之後。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

崔暹好薦人。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非癡也。

仁宗久病方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

慶曆間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爲友人求薦。鼎臣卽其書奏之。京坐貶官。將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

臣妻慚不出京妻召吳僕語之曰我來既爲
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
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
去

國朝夏原吉天性寬平呂震嘗上前短吉柔

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吉吉稱震有守城功

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力薦瑄才總漕運嘗

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汗可

浣何懼爲吏壞所竇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
論日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朱郭進爲山西巡撫有告其陰通劉繼元者太
祖怒其誣縛予進使自處置進謂曰爾能爲
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死還賞爾一官
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聞於朝賞以官
陳重在郎署時有同舍郎歸寧誤持鄰舍郎袴
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默市袴償之

後其人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楊復能詩。宣德間爲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玄武湖墻取萍藻食猪。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密邇廳事。拒之。復投之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

王沂公狀元還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遣人奉

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迂。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詐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君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

所執衆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爲著作佐郎。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人。

靖安李少師雖貴。不以威隔物。與賓僚宴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得言。

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苟踰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至門下矣。浹旬果登台鉉。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

陸宰言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

蒼及歸客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縣官
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
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中時霖雨
絕糧遣婢糴米因以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
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劉訐家貧併日而食隆冬或無糴絮訐處之晏
然人不覺其饑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猶子。忠定初冠。多士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李文靖所居陋巷。顏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公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訟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遂斥呂氏號爲家賊及呂公著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馬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

荅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荅
國朝橙墩好客有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讌客
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誑之曰金杯已
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
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
故令名流不歡乎橙墩善其言

胡憲言授合浦縣丞居官廉介郡守重之令教
姪毀不爲動俄令以墨敗守將廉其邸令陰

秦寄憲言憲言爲護還之封識宛然令始悔
注

秦穆公有駿馬爲盜殺食之公曰吾聞食駿馬
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既穆公與晉戰
被圍諸盜馬者出之圍中

藺相如爲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欲辱之相如
每出望見輒引車避人以爲耻相如曰夫以
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念

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負荆謝罪遂爲刎頸之交

劉寬性寬洪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國朝楊廷和入閣久無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罪

公延禮生日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皇崩於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人始服公之才量

王韶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或薦宋苕公兄弟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

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已而莒公
果作相而景文卒於翰長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重劉
而忽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
左右知是戴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
却將牒來至德笑而授之

王磐平生不見喜愠家偶走失鷄家人詈甚公
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澹泊鷄兒不見童子休

焦家家都有閒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
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閒。
東道免教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家人咲而
止。

何隨著譚言十篇。專言道德仁義。嘗有屠者牽
猪過隨門。猪索偶斷。失猪所在。屠者強認隨
溷中猪。隨即牽與之。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

因語之曰。近屬尊事。若何不行。族人大怒。便舉襖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去。在車中。照鏡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

梁昭明太子。食中頻獲蠅蟲之類。密置梓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見。

魏文侯篋藏謗書。孟嘗公削去怨牒。光武不省。王郎交關之章。曹公盡焚軍中通紹之書道。

規不發江陵內應之謀皆庶幾撤疑府見赤
心者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
羣僚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
日由是衆望大安嘗與曹掾楊戲言戲通不
應或曰言而不荅慢上不亦甚乎琬曰面從
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則非本心欲反
吾言則顯吾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國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懼無以解。迺以白金爲燭。公初未之省也。旣而廳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

史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溪。邑宰蔣鶚遠迎。相見後。邑吏皆羅拜庭下。越王荅拜。蔣宰獨不。

請免王曰閣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
宋錢惟演家上故事曰先臣鎮東南日嘗大會
賓客食鱉雁而庖人因刀傷手以紙濡血紙
墮食器中先臣得之遂藏於袖且顧左右曰
無令掌膳者知

謝太傅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
放船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
無嗔喜

庾業家富。宴客必方丈。而爲宗慤設。菜飯菜菹。曰宗慤軍人。慣噉麤食。慤不辭。致飽而退。後慤爲豫州。業爲長史。慤待之加厚。

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途遇貴人。前騶不知爲公子。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引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晉系虞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

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多是狐狸。君何以疑人。乃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愧還之。虞投之。不顧。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許景仁於上。曰。一曰。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爲忠臣。旣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劉禕之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
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
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辭理懇至。見者無
不傷痛。

魏元忠微時。家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
見老猿爲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
我乏。使能爲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

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爲具。獨有先人劔鞘。上裹銀一兩。盛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劔鞘。年節當喫劔耳。宴笑自若。

漢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

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宋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凡人之。一見而跳勃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溫潛簡重。丰采不露者。必有

道之士也。譚景昇化書曰：有保一器畢生無
聖者，有挂一裘十年不敝者，斯人也可以親
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蠶可以卽清靜
之道。

唐臨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自歸家取白
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
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注向取白衫且止之
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闇

不宜服藥。宜卽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楊鐵崖在普門寺宿。盜罄竊所畜物。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無恙。區區長物。又奚恤。

裴行儉嘗令醫人會藥。請犀角麝香。送香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委所親。

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竦而
退。終不加罪。

謝述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
占得地。占不得天。

李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
日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旣而曰。我欲捶汝。天

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感悅。以後無敢犯者。

李昉好接賓客。嘗厚張洎而薄張昉。及昉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昉朔望必詣昉。或謂昉曰。李公待君素薄。何數詣之。昉曰。我爲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內存精明
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
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于胸中善
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
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李勉字玄卿爲江西觀察使人有父病以盡道
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盛於其壠或以告勉勉
曰爲父讓災亦可矜也捨之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
由潘氏旗亭。有任生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
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邪。
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
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又曰。山勢崇峻。則
草木不茂。水勢湍急。則魚鱉不留。觀山水。可
以觀人耳。

宋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干請者甚多。均雖不從。然不欲峻拒。日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常語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

周彙言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悞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髻頭撮數小角。見黃門者震懼。幾不

能立旁有黃門取幞頭以進上凝然端坐亦
不怒亦不問既退押班具其事取旨上曰只
是錯太后命押班只是就本班量行遣

宋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
右咸不在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
上徐顧曰爾輩何處來

觀人無他術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卽壽考
其次莫若觀其所受器窄易動意形於色得

少爲足與好妄語者皆天折貧賤之兆升不
受斗不覆卽毀此物理之不可移者

昨非菴日纂二集廣慈卷之十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太宗見明堂圖五臟咸附於背。愴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中。有人妄爲妖言。張蘊古以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桓公入蜀。至三峽。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

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怒命黜其人。

宋呂覺勤公事回。奏臣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不欲。因鞠獄。與人恩深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

宋舊制。後苑有庫。常貯毒藥。川廣蜀每三歲一貢。外官一員監之。藥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

鳩猶居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皆前代備以殺不廷之臣者。政和初。上謂臣下。果有不赦之罪。則明止典刑。豈宜用此。皆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聖性仁慈如此。

都區寶居父喪。隣人格虎。虎走趨其廬。卽以蓑衣覆之。隣人尋跡到寶。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蜀青陽。夢炎在澧陽。置生老病死苦。莊責倅匠。司出入。專濟生而無依者。老而無子者。病而無藥者。死而無棺者。苦而無告者。五者有一。卽與之餽。後移節。常武再創。無恩庫民。皆德之。

五代以殺爲嬉。獨唐明宗稍有仁心。渾公兒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者。帝令石敬瑭殺之。次日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

詔自咎失刑減膳十日以謝幽寃罰敬塘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流仍賜小兒家屬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令如法埋塋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

曹彬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喜怒戮一人其所居堂闢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國朝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歲饑。死者相枕籍。竑盡救荒之術。旣而諸道流民猝至。竑擅發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爲糧。被鬻者贖還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葬之。有所委任。必至誠。誠諭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於樓輅上閱疏。驚曰。百姓饑死奈何。後得

竑擅賑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
矣。

霍洞嘗宿田舍見吏催科詩云北風吹晴屋滿
霜翁兒赤體悲無裳閨中幼婦饑欲泣忍饑
取蔴燈下緝一身勿暇私自憐鳴機軋軋明
窗前織成五丈如霜布翁作襴裙兒作褲明
朝官中催租急依然赤體當風立又歲饑見
守者出游詩云朝來五馬去尋春誰信家家

甌有塵枕席道傍宜細問恐非芳草醉眠人
守聞爲之罷游

凡人見乞兒跪求殘炙則揮肱逐之貧士窮餓
無歸則閉戶避之親故貸不滿數金則心疑
而遠之於此甚慳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
怪名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一席費可果數人
之腹分一日供可合數口之歡其究能使嫻
朋益親非止養福養財而已

蘇昌容拜僕射。當時拜官例許進食。名爲燒尾。昌容獨無所進。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邪。昌容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食者。臣愚不稱職。不敢燒尾。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

而天大雨千里。

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若韓愈以爲感於所畜。而爲猫相乳說。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杯。蹇叔曰。一杯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

軍皆取飲之。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

齊王敬則爲郡守。郡多剽掠。有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孔琇之爲令。有小兒偷割隣稻一束。琇之付獄。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噫。亦甚矣。立威。

警衆乃借童子爲先乎。

元旣滅宋。諭河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療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鷲。將死。其雛悲鳴不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艸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作孝鷲塚。

國朝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

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饑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

民皆從之。

北齊王叡盛暑監築長城。有送冰者。叡曰。三軍皆飲溫泉。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消液。軍中感勵。

方其困時。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人室之戈。已操睫中所覩。蓋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銜絹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

類知感恩。况於人乎。吾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

漢尹賞爲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收囚內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人之無良。殘忍至是。

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蠶。鋤地殺蟲。念衣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於手所悞傷。足

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

宋南陽王取蠟五斗。置浴盆中。令人脫衣受螫。以爲樂。叫號之聲徹於心肺。陳元光宴客。怒行酒者。殺之爛煮以食客。後呈其二手。客懼攫喉而吐。周奧殘忍。時號牛頭阿婆。每榜於門。曰。被告時皆稱枉。斬決後何悉無言。李嵩。李全交。王旭。時號三豹。訊囚必鋪棘臥體。削竹籤指。方梁壓髀。碎瓦擗膝。被追者皆別妻。

子辭友朋京中相要作呪曰若違心負教橫
遭三豹嗟嗟予讀史至此夢寐間猶舌咋魂
搖不知彼等冤孽幾劫才銷鎔得了

范文正公歸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
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
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
一脈我豈可獨享富貴

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於

此心時惕不忍。常存舒放。釋冤解忿。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廣生。在吾五內。是吾儒不殺生禪。

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尚屈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厨有米三升。主簿啓進。內稍以爲糜粥。洪嘆曰。吾獨食此。何爲命。作薄粥。與共啜之。

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

忝在人世。便好代天行化。不妨替佛接人。太祖諭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昨民有子犯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欲并罪之。朕

以子死。父救。係出。至情。但當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蕭遙欣七歲出齋。見有彈落飛鳥爲戲者。遙欣曰。凡戲多端。柰何事此。且鳥自飛翔於人。何預殺此可憫。聞者輒罷此戲。

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見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對曰。有

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爲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齊桓公微行。見有年老而自養者。問之。對曰。有子五人家貧。莫娶。使傭未反。管仲曰。畜有腐財。而民餓。宮有怨女。而民鰥。公曰善。乃出宮婦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

而嫁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欲使委曲詳思耳。乃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唯據律情。雖可矜。而不敢違法間。豈盡無冤乎。又嘗與侍臣訊獄。魏徵曰。煬帝時有盜捕而訊服者二千餘人。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唯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奏。盡殺之。帝曰。君臣如此。不亡何待。公等宜

戒。

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一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余過吳門渡楓橋。見男女之輿者。舟者。走者。持炷香。雪片飛來。余怪之。揖居人而訊焉。云祝枝山公。曾夢乞袁小修江進之。建菴濠上。瑠

琉璃金碧。游人稱勝。近有醉者。以火爆納彌勒口中。三舉而三不應。及還舟。三爆齊發。斷醉人之臂。而靈異遂著。其輿者舟者走者。皆禮彌勒者也。余曰。是不然。聞彌勒之訓曰。扶人只是一雙手。陷人只是一張口。寧使扶人手。莫開陷人口。夫佛慈悲。寃親平等。卽遇唐捐。無數低眉。如是魔王。終爲忍辱。况願世人。以手扶人。而乃斷其臂。若此乎。且舉世之奔走。

如狂者。莫不希冀善緣。而神威所擊。捷若雷霆。人亦何樂而奉顏色於雷霆之下也。

夏原吉天性寬平。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上覽而惡之。曰。竭

澤而漁。害及鯤鯢。焚林而畋。禍及麋鹿。張密

法以罔民民其能免乎

樂生惡死寧獨人情。蟣虱逢擒知避。蠅蚋被胃。求脫牛羊將死。則齧棘鷄豚臨命而悲號。鳥雀能假夢而謝恩。魚鱉能化形而乞命。言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不過智力。足制其命。燔擘。剖割。掩殺。以恣貪饕。耳。假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生人以養虎狼哉。今夫蛇虺。蠱蝟之毒也。黃狐之臭也。蛆蚋之穢。

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供人而獨不以蛇虺蠱蝟黃玃蛆蚶供人邪。海濱之人食蛭蛤蠃蠃而西北人往往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邪。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邪。三寸之舌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烹羊宰牛狼籍饜飫。恣一日之貪饗而積千百劫之冤業。可爲痛哭流涕矣。釋氏有言。今日爲我所

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念此能無悚然。

宋神廟欲平西北虜。一日被金甲。見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笑曰：汝甲甚好。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人民何堪矣。神廟心服。遂卸金甲。

釋迦昔爲螺髻仙人。常行禪。在一樹下。兀坐不動。鳥以爲木。卽於髻中生卵。菩薩禪覺。知頂

有鳥卵卽自思維我若起動鳥不復來卵必盡壞卽還入定至鳥生子飛去乃起嗟乎佛弟子捐身以爲物如此今人乃廣殺物命以養此身以四大而招無限罪業良可愍已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

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宋真宗時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矜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軍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意。真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徵之內典。鷲頭作嶺。鷄足名山。孔雀爲經。鸚鵡
語偈。字中疑鸚。珠裏認鷲。一切禽鳥。皆具佛
性。故放生說法。洞徹佛性。真如。惜福。清修。屬
第二義。

隋末荒亂。狂賊朱粲起於襄鄧間。歲饑。米斛萬
錢。亦無得處。人民相食。粲乃取嬰兒蒸而噉
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
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掠得婦

人小兒皆蒸之。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遣使請降。高祖令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

咸通初有渤海僧。能通鳥獸之言。一日秋暑方炎。與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逢牝豕。引諸豚而行。咯咯有聲。一朝士戲云。此猪

有語否。僧曰：巨。疑顧諸雛。云：行行向前，樹陰下吃。妳料其不遠。當遇官槐而止。且飼羣子矣。偵之果然。

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夾服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戎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

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廣桑子行至一處。乞食。或見官府伍伯。縛一貧者而鞭之。甚楚。索錢不得。伍伯愈怒。貧者聲。

泪俱下。一豪家子。鮮衣怒馬。從者如雲。陵轅市人。市人屏息。屠兒持利刃。宰牛割羊豕。呼聲極哀。諸魚鱉蜃蛤。鰕鱧填積如丘。山腥穢聞數十里。或婦與姑反唇者。或子與父許語者。狡童婦飾而誨姪妖媚當門。而挑客作過種種。廣桑子愍之。乃呼集市人。廣爲說法。闡菩提之果。論人天之福。拈三生之緣。指善惡之報。其言愷切。聽者悚然。多有因而悔改者。

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者。問之。曰。雪下衣薄也。衛君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

彼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已之福。

秦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入。集筆端。聽而復。

出俄而長安街巷相傳大赦。堅謂禁中事何從得洩。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唐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鵠止獄樓，向逸歡噪，似傳語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乃知玄衣素衿者鵠之所傳。嗟夫，好生之事，卽蟲禽皆欣爲傳，布人可藏一。

殺機哉。

宋靖康之變。斗米數十千。猶不可得。民互相食。人肉價賤。犬豕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軀暴以爲腊。老嫗男子婦女。更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嗚呼痛哉。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造物好生。忍令斯人至此。

王丞相欲死。辛幼安爲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

彼帥材何不用之。公荅云。幼安嗜殺。凡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悟不復言。

宋孝宗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時侍郎李椿奏曰。一牛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趙簡子有兩白騾。愛之。胥渠爲廣門官。請曰。某有疾。醫謂得白騾肝可愈。不得則死。董安于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

殺人活畜。不亦忍乎。殺畜活人。不亦仁乎。乃殺白騾。取肝與胥渠。無幾。趙兵攻翟。廣門官率左右先登。而獲甲首。

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

晉開連二年。契丹南掠。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輒罵曰。吾知紫披襖。出汝身。吾豈

容汝活耶。采薪於木而焚之，噫，殃及林木，非
犬羊不至此。

蘇子瞻云：予小時書室前，有竹栢雜花，衆鳥巢
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婢妾不得捕取。數年間，
鳥有巢於低枝，其驚可俯而窺，此不伎之誠
信於異類。

余忝生昇平之日，爲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
目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衫，粗糲爲奉，環堵

晏然妻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宋之末季。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幾何時。主昏政亂。姦雄煽禍。盜賊蜂起。豪傑乘之。王侯屠宰。后妃播辱。縉紳芟夷。黔首斬絕。白骨成丘。流血千里。余每披閱至此。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橫罹其時艱哉。

宋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

寒上日。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楊崇義妻有姿色。與鄰兒李弁私通情密。謀殺義埋枯井中。無覺者。唯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殺義後。其妻詐令僮僕四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官吏日夜捕賊。疑而受拷者百數。年餘。縣官詣其家勘驗。架上鸚鵡忽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

弁也。官縛兩人。一訊卽服。奏聞。明皇嘆訝。久之。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饑養。張說作綠衣使者傳。物類之具人性若此。